

不老的声音

■ 俞 皓



去年我在海南过冬，住在三亚市一个名叫南边海的地方。春节过后，嘉锵兄偕夫人金家勤从海南的乐东前来看我，我约他们在“鹿回头”的老友记餐厅共进午餐。应邀赴宴的还有两位在海南过冬的瑞中老同学和他们的家人。

记得那天是个晴朗多日的日子。餐厅就开设在海湾的沙滩上，餐厅不设窗户，只装饰有半腰高的木质围栏，阵阵海风扑面而来，眼前碧波连天，视野非常开阔。因为大家都不喝酒，就以茶代酒。几巡清茶过后，席间有人提议嘉锵唱歌。

嘉锵不加推辞，清清嗓子，离席就唱，唱的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歌《蓝蓝的天上白云飘》。霎时间，清亮而浑厚的男高音立刻回响在餐厅和海边。当他唱到“白云下面马儿跑”的“跑”字，那声音扶摇直上，仿佛天马行空，我的感觉像是飞机穿透云层，眼前呈现一望无际的蓝天和阳光，痛快舒畅极了。

这一曲《蓝蓝的天上白云飘》博得在座众人的一阵热烈掌声。他唱完之后，面带微笑，神定气闲地从容就座。正当大家纷纷议论他不但身体保养得好，而且声音也保养得如此完美，真是不容易时，嘉锵却顽皮地笑着说：“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我有气功。”

说着，他撩起衣服，指着腹肌结实的肚皮说：“秘密就藏在这里，不信，我发音，你们摸摸看，它硬得像块石头。”说得大家不禁哈哈大笑，又由衷地佩服。因为稍有音乐知识的人都知道，练唱歌的人靠的是腹式呼吸，这和练气功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要不现在的老年人学唱歌的会那么多？

这次聚会让我重新看到一个少年的姜嘉锵，我们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，尘封已久的记忆重新被打开。

嘉锵从小就顽皮好动，喜欢唱歌，因为他名字“嘉锵”和瑞安话里的“光腔”同音，所以他的表哥总是戏谑他，说他唱歌“光腔，杳板，漏口风。”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他照样天天把歌谣挂在嘴上。

云淡风轻近午天，傍花随柳过前川。时人不识余心乐，将谓偷闲学少年。

这首他姑父教的千家诗，他小时候就吟唱得有板有眼，常博得大人赞赏，至今他仍然娴熟于胸。说话间他再一次用瑞安话吟唱起了这首千家诗，那亲切的乡音，浓浓的乡情和一副摇头晃脑的样子，笑得大家前俯后仰。

1956年，姜嘉锵在天津业

余演唱中崭露头角，被中央民族乐团看中，从此走上专业演唱的道路。从艺五十余年来，先后获奖无数，1984年在世界奥林匹克艺术节上被誉为“艺术节皇冠上的一颗明珠”，1987年被评为“全国观众最喜爱的歌唱演员”；他到过苏、美、德、法、奥、比、匈、日、新西兰、新加坡和港、台、澳，他的演唱好评如潮。从上世纪末开始，他又潜心钻研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，艺术青春重新激发，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，被誉为“中国古典诗词演唱第一人”。

我之所以敬佩他，倒不是因为头上这些炫目的光环，更看重的是他热爱家乡和对家乡人民的一往情深，包括对我们这些少年朋友的不离不弃。他曾先后多次回乡讲学，办培训班，为家乡的音乐事业尽心尽力，造就了一批本地音乐人才，前文联主席王国伟就是他栽培的弟子之一。

他曾经推心置腹地和我谈过，一个人的成功，需要具备三个要素。一是天赋，二是机遇，三是勤奋。三个要素都有，事业就成功。但机遇这一条却是最重要的，你没有机遇，天赋与勤奋也徒然。他的话精辟在理，击中要害，我心悦诚服。

不过，嘉锵兄的机遇中还多了一层因素，那就是他的贤内助金家勤女士。家勤也是中央民族乐团的演员、女高音歌唱家，他们在共同的事业追求中相知相爱，携手人生，伉俪情笃。论出身家勤是满族的格格，比嘉锵要高出一筹，可她甘居幕后，为丈夫的事业默默奉献一切。国宝级的著名书法家、文物鉴赏专家启功老先生是金家勤的表姑父，嘉锵兄因此有幸多次亲聆启功先生的谆谆教诲，这给他的艺术人生带来巨大的益处。1987年启功先生还特地为他写过一幅字：龙吟虎啸。可见他对嘉锵歌唱艺术的器重和赞赏。

我和嘉锵从初中分手，一直到1986年瑞安中学九十周年校庆时重逢，其间整整相隔了35年，可彼此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对方，我们高兴地在西砚山东坡的那株不老松下合影留念。一晃眼，到现在又过去了30年，今天彼此都已历尽沧桑，垂垂老矣，不老的只有嘉锵的歌声。

那天，座上的子系同学和他都已年届八十，我们共同举杯祝愿他们健康长寿，祝嘉锵兄的歌声永远不老。

“老友记里会老友，鹿回头村喜回头，青春年华东逝水，唯有歌声天地留。”

随口编上几句，算是对海南聚会的一个纪念吧。

阿池先生

郑育友

词师阮世池先生，在瑞安城乡可算是家喻户晓的人物。阮世池先生家住瑞安城关，曾任浙江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，瑞安市曲艺家协会主席。熟识他或不熟悉他的人，都亲昵地叫他“阿池先生”。

对于阿池先生这个名字，敝人念小学一年级时就知道了。那时，我家住湖屿桥老街周宅对面。周宅，是当时湖岭山区唯一一家词院。一年四季八节，周宅巷时时传出“咚咚——噔噔——”的牛筋琴与扁鼓、拍板之类的乐器敲击声音。

我平时喜爱听唱词，若看到周宅巷口木牌上写着：“今晚特邀词师阮世池先生演唱”，就会欣喜雀跃，并奔走相告给家族中的词迷们。那些词迷的心情亦同我一样兴奋，晚饭饭后筷子还未放定，就急急地去听阿池先生唱词啦！更为闹腾的是街坊上的那些女词迷们，一听说今晚是阿池先生唱词，便

满街逐院地吆喝：“阿花姊、阿凤嫂，快到周宅听阿池先生唱词！”阮世池先生唱词时，周宅词院内可热闹啦，灯火通明，人声鼎沸，座位不够，只好临时添加水凳、竹椅。说也奇怪，当阿池先生“咚——咚——”扁鼓一敲，那沸沸扬扬的杂乱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，连缝衣针掉到地上也听得见。

阿池先生出身寒门，父亲为使他成年后有个职业，十二岁时就送他到陶山阿华先生那里去学唱词。阿华先生见他年少聪颖，将自己平生所学的曲艺诀窍给他来个“尽肚透”（毫不保留）。经几年刻苦学艺，阿池先生词艺大有长进。十九岁时，就单独肩负牛筋琴、扁鼓到湖岭周宅词院演唱《粉妆楼》，博得听众一致好评。阿池先生并不满足称许，仍对曲艺精益求精。为求百丈竿头更进一步，他还四处寻师学艺，并将古老的曲调、唱

腔作了大胆的革新，在温州鼓词的曲艺艺坛上独树一帜“阿池流派”。他演唱时，能用牛筋琴巧妙地配出京、甌、昆、越等戏曲曲调和新时代的歌曲；他表演时，能将丑、末、净、旦等各种角色生动地显示出来，使听众犹如身临其境，给人以美的享受。例如他演唱《庵堂认母》时，唱得入神时声泪俱下，将徐玉宰苦苦哀求母亲相认的那场面活生生地演唱出来，使听众倍感同情。一位女词迷说：“我听阿池先生唱认母这一段，我伤心的眼泪流湿了三条手巾呐！”

阿池先生演唱的温州鼓词，名声大震。他还曾晋京参加全国曲艺观摩演唱，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地接见，并被中央电视台录制成了电视专题片。而今，阿池先生已是八十高龄，仍然宝刀不老，默默地在做好温州鼓词“非遗”传承指导工作，博得曲艺界高度评价。

游蛇蟠岛

金春妙

摆渡红尘，把喧嚣和浮躁抛在身后。平生第一次连车带人渡过宽阔的江面，十几分钟后抵达蛇蟠岛。

临江而居，避开烈日，昼伏夜出。

岛上的渔民睡得很早，我们开着车在岛上绕行了一周，路上空无一人，更鲜见车辆行驶。海风带着咸味扑鼻而来。不知怎的，原先最讨厌的海鲜味儿，现在闻起来带着原始的亲切，像小时候乡村味的纯正，不掺杂世俗的功利。

不觉间到了在水一方国家级农家乐。

“农家乐还有国家级？”我哑然失笑。

刚刚停下车，门卫老伯招呼我们开进去，说里面很大，走路很费劲，只要在八点半以前出来即可，不收费的。

在动辄收停车费的今天，老伯的热情令我们感动。好人呐！

月色朦胧，霓虹幽蓝，给平静的渔村再添一份静谧。车沿主路缓行，不远处“在水一方欢迎您”几个霓虹大字闯入眼帘。原来是个度假村，里面人迹寥寥，我们把车停在水岸边。漫步观赏高台，蓝蓝的霓虹倒映水中组成一幅奇妙的夜景，远处一只小船慵懒地飘荡在河中。仰望星空，一轮孤月洒宁辉。随意，闲适。习习凉风吹来对岸几个青年爽朗的笑声，更衬出夜的静谧。

八点回宾馆，路上空旷无人，渔民大都息灯休息。宾馆的老板娘还在打扫卫生。这是一家勤劳的夫妻店。整理房间，换洗被褥都是两夫妻亲自动手。他们说岛上游客稀少，生意惨淡，请服务员不划算。受他们的影响，店主十来岁的女儿也在帮妈妈收拾，儿子则在服务台守着。全家总动员，勤劳致富。

店主不光勤劳，还是个精明的生意人，刚登记入住就揽生意让我们在他家吃晚饭，说保管比别处的海鲜便宜。我探头看了一下餐厅，规模不小，估计平时经常承接团队餐。四方桌摆在门前道坦上，海鲜餐果然地道，琢磨着如此美味肯定是店主请了名师掌厨。感叹店主的精明，服务员可以省，厨师绝对不能省，生财有道。

结完帐，张老师询问这餐花了多少？

胡老师打着哑谜：“饭钱不贵——水泔传。”

我脱口而出：“108元”。

“没想到反应挺快的嘛！”

“那是，跟着老爷子混，没点江湖常识怎么行？”

凌晨三点左右，我被“突突突”的三轮卡马达声搅醒，这是渔村开始渔市交易时间，难怪晚上睡得这么早！

翻了一个身，继续和周公约梦，这一觉醒来就错过了看日出的时间，为了弥补错失，我们七点多就到了景区野人洞的门口。景点还未到营业时间，无人把守，我们进入景区大门，拍照笑谈。也许是我们的谈论声惊扰了保安，他把我们“请”出了景区。到了第二个景区海盗村时，依然未到开放时间。在门口等不多时，来了一辆旅游大巴，高声喧哗的游客终于撞开了售票员的哈欠，我们也买票进海盗村。

海盗，特别是中国的海盗，是个神秘的话题。蛇蟠岛众多的采石留下的洞窟，成了历代海盗天然的藏身之处。

进入大门就是海盗村五位著名海盗的塑像：孙恩、卢

循、方国珍、王直、郑芝龙。因为同一身份，即使隔着千年的时光，他们依然站在了一起。哈哈！有缘千年来相会！

洞中石刻 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；人之患，束带立于朝，这是王直的名言，借用了孔子的话，意思是，天下无道，政治腐败，社会黑暗，就起义下海。冠带为官，效忠于昏君，才是人生的不幸！他一语道破了海盗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社会黑暗的根源。

海盗们虽然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，对子女的教育却是重儒学，兴礼教，设学馆，聘名师，授以诗书礼经。看来海盗们并不希望自己的后代继续干海盗。在洞内设立蒙学馆，让子女在此受教育。

走完三分之二景点，一场大雨突然而至，淋得游客东奔西走。好在海盗村洞多，躲在洞里成一统。只是牵挂阳台的衣服，这回肯定是淋得惨不忍睹。

回到酒店正打算收拾残局，迎面而来的老板娘笑眯眯地说：“衣服帮你们收进来了，这里就是你们的家。”我感动地不住点头。

“好人哪！”



微信公号 人文瑞安，扫一扫，加关注。欢迎来稿 8129773@qq.com